

皇后碼頭的去留，在爭持了大半年後，最終需要警方清場。過程中，保育人士不惜絕食，或以鎖鏈互相網綁，企圖繼續留守碼頭。表現激動的人中，不乏學生，不乏年輕人。他們保衛皇后碼頭的激情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激情不一定需要透過激烈行動來表達。香港作為一個理性的社會，一些過於激烈的抗爭行爲，不一定有助於爭取廣大市民的支持。

### 發展不應罔顧保育

不論是今次的皇后碼頭，還是早前的天星鐘樓的拆卸事件，都反映保育問題越來越受公眾重視。事實上，過往香港社會較為重視發展，保育就比較少談。公眾對問題沒有共識，政府便理所當然地把發展列在首位，在保留具歷史價值的建築上，考慮難以周全。

然而，一個城市若只顧向前發展，而對過往的足跡置若罔聞，是不健康的。撇開經濟利益不談，保存古舊的建築物，既可保存城市發展的經驗，塑造城市獨特的形象，同時透過建築物，亦可讓居民和下一代了解城市發展的歷程，加深對城市的歸屬感，有一定的社會及文化價值。

### 不拆碼頭有實質困難

在拆卸皇后碼頭的事件中，政府依照過往的遊戲規則，諮詢了區議會和立法會的意見，履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。奈何政府在早期諮詢時並未收到強烈反對的意見，直到天星碼頭的清拆，反對清拆皇后碼頭的聲音才越演越烈。

在各方的壓力下，政府盡力回應保育人士的訴求，由原本只保留碼頭的牌匾，轉為保留碼頭組件，並可考慮原址保留。不過，現階段要百分百滿足保育人士的訴求，不清拆皇后，確有實質困難。一來政府要花費大筆公帑修訂原來的規劃，急須改善的中環交通擠塞問題要一拖再拖。二來政府如無視過去的諮詢程序，因某些激烈行動將既定遊戲規則下的決策完全推翻，恐怕會帶來比清拆皇后碼頭更壞的後果

客觀一點說，香港政權的回歸沒帶來非殖化，一些帶有豐富殖民地色彩的建築物和集體回憶還是被保留下來，例如舊三軍司令的官邸(現為茶具博物館)、中西區的域多利監獄、舊上環街市等。新論壇的一些朋友亦積極參與中西區的保育工作。

## 應遵守遊戲規則

這可見，香港並不是沒有殖民地的集體回憶，也不是沒有保育，問題是當政府在保育和發展間有所選擇時，在取捨之間多看重後者，不少的古蹟就成爲犧牲品。

今次事件的價值在於引起公眾對保育的關注，持份者有必要再就過去的選擇準則作理性討論，了解社會願意付多大的代價來保留香港人的集體回憶，讓政府和市民從新的觀點出發，尋求保育和發展兼顧並存之路。公眾不應繼續纏繞在皇后碼頭的拆與不拆，而應思索新的平衡點，讓政府在以後的決策中更能體現市民對保育的訴求。

一個健全理性的社會，理應有序地透過健全的制度來處理問題，解決分歧。我們應依循制度行事，在制度內處理同意和不同意的意見，制度亦應與時並進，按社會的變化而不斷改善。

不過，允許積極發聲的少數(vocal minority)來壓倒沉默的多數(silent majority)，破壞原有的制度和秩序，實在不應鼓勵，亦對理性健康的公民參與帶來負面的影響。但願保育人士與政府一起重新出發，與社會共同建構一套新的諮詢制度，在新的遊戲規則中讓保育和發展兩者並存。